

## 青春的嚮往

賴床的室友，吱吱呼呼的打鼾聲。

「好香甜的夢吧！」

嘟囔之間，匆忙收拾自己的床鋪，拿起盤子上擱著的那半片昨夜吃剩的法國麵包，往嘴巴塞進這乾乾的早餐。

「噁！真想喝水…隔一晚的麵包真難吃啊！」

「噹噹噹…」學校的鐘聲從遠處不急不徐的傳來。

我放下了冷冷乾硬的麵包，匆忙翻開背包，把今天要交給教授的近代文學研究報告放進去，同往常一樣的帶上相機、錄音筆和筆電—我的學習夥伴們。

「哎呀！來不及喝水了！」

「我快遲到啦！」

背起包包衝下樓，往文學系的教室跑去，希望趕得及教授點名。

「小安，拖得很久耶！才來啊！」

說話的是我的麻吉同學，芹，溫柔貼心，一直協助我跟教授、同學的互動。她絲毫不認為我這個沒甚麼話可說，淡淡無趣的男生是個怪咖；從上大學一年級同班到現在大二了，既使選修的科目不相同，芹一定會來提醒我—這堂課要去哪間教室、資料別帶錯。

「涼快嗎？」「快喝喝看剛帶來的冰茶。」

了解我這個胖子怕熱，芹幫我搨風，給了一杯保溫瓶剛倒出來的冰茶，適時地解了我因為那口麵包而乾渴的唇。

芹，是我在沙漠旅途中的綠洲，滋潤燙熱的旅行者 — 一個無法用語言說出內心感受的旅行者，一個自閉症的行者。

答答答的打字聲，參雜著芹的笑聲，從教室傾瀉而出。跋扈的聲音霸氣地—瞬間凍結這打字互動的美麗時刻。

「飞，可增加我這個帥哥吧！」

遲到的室友，趴趴，我們都這樣叫他。

因為這位男生到處都能睡著，簡直是隻愛睡的無尾熊，定格趴睡，乾脆叫他趴趴。

「阿蒙，我輸給你了。餓了忍不住吃你放在桌上的麵包，好難吃！放到麵包

都乾乾的，你啊！省得太過，連用烤箱烘軟的電都捨不得。」

「滴滴都要節約，電很貴，如果浪費可是不行的哦！」我看著趴趴的臉，很正經的打字回應。

「想必饑鬼一定很渴，這杯讓你解解乾渴。」芹，伸出手倒了一杯茶遞給趴趴。

教室裡，輕笑語如鈴聲，圍著筆電，洋溢著青春。

### 拾起那敦凡的讀書樂

顯忙的小教室，拉長聲音苦叫的趴趴。

「買翰翔學長家的通心麵來當晚餐，打不準可以通暢一下腦袋。」

古文解析是我極愛的科目，向來是甚得萬教授的稱讚和欣賞。說這課是我的強項，卻也是其他同學最感枯澀的古人學堂。

「趴趴，馬鞭能在牛棚當馴牛用嗎？亂闡述這篇嘛！你想好，要被我當掉這學分囉！」萬教授來掃描趴趴桌上寫的古文註解，笑著威嚇他。

「好老師，實在無法解讀古代的學者，我是超現代的人，穿越困難。」

「好好當學生！學學阿蒙，身親其境談古說今。」

躲著大家的拜託幫忙解答，我揚起自閉症的面無表情，捧著筆電發呆——自我保護機制啟動。

「好啦！阿蒙，幫我一次，當好兄弟、哥兒們。趴趴我這次真的趴下了。」

我藏著滿懷的笑意，用我那有限的語言，一再對著麻煩大了的兄弟開口說：

「我不要，對不起。」

「當掉了這科，我就完蛋了。你是古人生在現代，拜託救救我啦！蒙古人。」

好盧的趴趴，好煩人…。

芹握著我的手，徐徐地輕聲對我說：「趴趴是我們的難兄難弟，教教他可以嗎？蒙。」

樂吱吱的電流通過我的全身，芹是班上對我最好的同學，是她的請求，我心甘情願。

嘎嘎的討論聲，答答的敲鍵盤聲；有聲與無聲的人在一起，氣氛是協調的，學習是歡樂的。讀書，不分表達模式，多話、無口語、低口語，建立的仍然是團體間的互動，平凡如一般的讀書樂。

窩在座位上，看著芹，看著趴趴，還有同組的同學們，腦海裡烙下那「好好念書吧！」的葛教授… 瞬間，「可能不是真的吧？」念頭閃過，這場景竟如同海市蜃樓般地飄渺。

### 前進！學習生

「曬昏啦！小安？」「蒙小安！你空空喔！看著我。」

眯起眼抬頭，麗麗將臉湊過來。

「你在想甚麼？」

是麗麗，小學五甲同學！

不是芹！我的大學同學。啊…這…那…那些生活…真的是我在作夢。

笑了，是啊！我現在是小學生。大學，好遠啊…。

「She likes to go shopping. So, you………」英文老師講課中，全班鬧哄哄地。我忍不住這吵雜的氛圍，離開座位走動，舒緩一下自閉神經對於「吵」的不舒服感受。

「安，坐回位子。現在是上課，要坐好。」好吧！我回座位。

「混了一堂課的感覺。」我從老師的眼中讀出她的疑惑。笑著對所有學生的老師，苦笑無奈於我的上課表現。

我不同，讓教學者很困擾吧！

每次換新老師新同學，可煩惱呢！

母親總得準備再次面對一群人，解釋自閉症的特性，因為我的低口語，鬧情緒時的怪反應…在普通班的學習上是被排斥的。小學五年的努力，資源班老師、媽媽、職能老師和心理師，每到新學期總是和新老師不斷溝通；我的心理師也會到班上跟同學進行互動，讓大家多了解我一些。

「老師，安又咬筆了。」我緊張嘛！

「啊！不可以畫課本。」無趣的老師，我打發時間。

「怎麼哭了咧！」清清不好的學習回憶，一時悲憤啦。

同學們越來越知道自閉症在我身上是怎樣的狀況了。

「來，涼一下，等會兒就起來了喔！」麗麗和徐牧，當大家在喧鬧哄我不要躺地板，蹲下來在我耳邊溫柔的、輕輕地說。

他們倆知道，我是超級熱敏感，躺地板還真是為了一涼爽。

面對同學，我學習當一個普通班的學生，盡力約束我的症狀，減輕不一樣的特別。同學看著我，練習去了解我的困難，來同理我的感受。

相信彼此的學習生，我們一起—GO！

## 公平？不公平？

努力的生活，是否會因為每個學習階段的差異，一切瞬間瓦解？

「安，要上國中了，要更主動；要努力自制啊，不能依賴。」

國中似乎很恐怖？

「國中跟國小大不相同，每天都在趕課考試，老師不可能有空跟你磨合。」

「青春期的國中生，會包容你的特殊嗎？」

老師們和母親的擔心，似乎我的國中階段，一切只能賭！

賭能遇到接納我特殊的導師，賭能不要欺負我的同學，賭能不因為我的低口語，等不及我打字溝通的速度而放棄教我的教學者。

想不到從小學習的進步，竟然我的未來是個賭字。同學們會很自然地升上國中、高中，考大學。我可能面對的是國中、高中都得在念普通班或念特教班間被爭議。

公平？不公平？實在也不是定律。

「阿蒙，吵醒你了嗎？」芹輕搖我的肩膀。

「萬教授通過了趴趴的期末報告了。今天上完最後一堂課，要去看電影慶祝喔！」

望著芹，我心中立下了對自己的承諾。

無論這是不是遙不可及的大學夢，我相信，它是我內心中可以堅持通過各個教育階段，突破自閉的終點之一。